



关注差距

杰里米·克里夫特对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一位女主席劳拉·泰森的采访

泰森在瑞士达沃斯性别论坛上发表讲话。

劳拉·泰森 (Laura Tyson) 投入大量的时间思考差距和赤字——没有什么，缺失什么：就业差距、收入差距、教育差距、性别差距，以及庞大的美国财政赤字，这或许是最令人不安的差距。

她担心美国正在失去其杰出的地位，而美国人梦想中日益繁荣的情景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甚至在此次大衰退之前，美国工人和家庭就已陷入困境，”劳拉·德·安德烈·泰森 (Laura D’Andrea Tyson) 说。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与工商管理教授，拥有多项“第一”荣誉：美国（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一位女主席、伦敦商学院第一位女院长，该学院的商界女性中心就是由她创建的。

在教授 MBA 课程期间，她在课间休息时说：“2000—2007 年，就业增长非常缓慢，仅为前 30 年增长水平的 1/2。生产力增长强劲，远远超过了工资的增长速度，导致工人的平均每小时实际薪酬逐渐下降，甚至对那些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工人也造成了严重打击。”

泰森认为，抗议美国日趋加剧的收入不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新事业。在美国，人口的 1% 为顶级富豪，99% 为底层收入人群。“对于现在二三十岁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时代问题。他们正处于这样的世界，就像我当年生活在反越战运动时代一样。”

抗议从反对华尔街救市和腐败的游行示威开始，已经逐渐上升为席卷全球的“占领”运动，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中。

打破玻璃天花板

作为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内的国内国际经济政策议程的缔造者，泰森继罗伯特·鲁宾 (Robert Rubin) 之后在 1995 年 2 月至 1996 年 12 月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成为克林顿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女性。

泰森在贸易上推崇“激进的单边主义”，这深深吸引了克林顿，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实际而又现实的立场。泰森撰写的《谁在打击谁？高新技术行业中的贸易冲突》(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一书在 1992 年出版，为克林顿政府如何与日本谈判解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定下了基调。

当时的问题是日本和欧洲给美国造成了严峻挑战，尤其在高新技术制造和出口领域。

在反对毫无约束的自由贸易的同时，泰森提议通过艰难的关税和贸易壁垒谈判扩大市场准入，同时针对那些对美国进口说“不”的国家实施确实可信的威胁。

应用经济学

克林顿总统在其自传《我的生活》一书中表示，他之所以选择泰森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因为泰森对技术、制造和贸易的了解令他印象深刻，“我认为，微观经济问题被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者忽略了太长时间。”

尽管她后来赢得了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尊敬，但是

她的任命激怒了公然质疑其资格和分析能力的主流经济学家。1993年2月,《商业周刊》杂志发表评论称:“尽管经济学家往往会成为笑柄,但是一位经济学家成为其他经济学家公然抨击的对象却十分罕见。”

然而,在某些方面,她把经济分析与有针对性和有计划的政治战略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做法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面。现在,在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泰森依然喜欢参加有关经济和政治分歧的辩论,还定期为杂志和报纸撰写博客和文章,包括《纽约时报》Economix 博客和《金融时报》A-List。

泰森说:“我教授的课程是有关如何在新兴市场做生意。”她嫁给了编剧埃里克·塔洛夫(Erik Tarloff),同时他也是小说《Face-Time》和热播电视系列剧《M*A*S*H》的作者。目前,埃里克·塔洛夫为《大西洋》杂志撰写博客。“我对学生说,在新兴市场从事商业经营一半事关战略——我不是战略家,但我阅历丰富;我在多家公司任董事会成员,我也一直在经营商学院,所以我了解战略——还有一半事关经济学。”

以怀疑态度看待市场

《商业周刊》表示,很明显,这个职业已经向前发展了,但是学术经济学家们担心的是“她远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更愿意接受政府采取行动的观点”。

泰森在《谁在打击谁》一书中写道:“我们不能被‘在没有美国政府的干预下,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命运由市场力量决定’这种安抚人心的观点所蒙骗。”杂志发表评论说:“对看不见的手的智慧持怀疑态度,使她在一个与生俱来就相信市场的职业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Galbraith)挺身为她辩护。1993年3月,他在自由派月刊杂志《美国前景》撰文表示,她是一个小心谨慎、一丝不苟的人,既“不好争论又不随波逐流”。他说,这种威胁针对的是“这样一些职业经济学家,他们对市场力量的崇拜为其提供了现成的政策平台。如果这些人的万能原则不再充分时,他们会做什么?或许,老伙计们真被这一任命吓到了”(见专栏1)。

担心竞争

在与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一起研究贸易和就业问题时,泰森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率下降和美国国际竞争地位普遍下滑的种种原因,探究了贸易对服装、汽车、半导体和电信设备四个行业产生的就业影响。美元升值、保护主义和缓慢增长等国外市场频繁提及的因素

都很重要。但是她发现,其他因素相对更为重要,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坚持自由贸易政策,而其他国家则实施一套截然不同的规则。

“她劝说克林顿及其经济顾问利用管理贸易的变体——指定预期贸易成果,而不是让自由商品流通决定贸易结果的贸易协议——来促进高新技术行业发展壮大,”詹姆斯(James)和朱莉安娜·斯卡雷利(Julianne Cicarelli)在他们合著的《著名女性经济学家》一书中说,“这项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际贸易额出现名副其实的爆炸式增长中起了作用,推动美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这可谓是完美扩张。”

参与者发生变化

如今,参与者或许已经不同了,但许多担忧却很相似。泰森依然担忧蹒跚增长的美国经济。但是今天,这种忧虑更多是关于中国和其他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尽管泰森从未讳言,克林顿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摆在巴拉克·奥巴马面前的经济衰退一样严峻的经济困难。“问题的严重程度非常非常不同,而且现在(美国的)政治气候也更加恶劣。”

专栏1

经济学：模式的改变

全球经济危机逐渐削弱了经济学家对市场绝对正确的信任。

泰森在视察纽约期间对全球经济危机进行了反思。她说:“根本性错误是相信每个理性行为者都能从根本上严格要求自己。首先,我说的是‘理性’,而且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每个行为者并不总是保持理性,并且经济模式不会考虑这一点。”

“经济模式基本表明,所有这些独立的决策只有汇总在一起才会产生意义。但是,你能看到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在不理性地作为——那时你会认为是从众心理在作怪——整个体系实际上会偏离正常轨道,而且它已经偏离了轨道。”

“现在,经济学家意识到,市场效率值得怀疑。我们将严格对待人们犯下的预料之中的行为错误。我们将出台更多的监管措施,因为实际上我们再也不相信人们会自觉悔悟。他们将对规则作出反应,所以,我们最好考虑要制定什么规则。”

“因此,我认为,在思考市场失灵方面,实际上已经作出了重大转变。我们为什么假设市场有完整信息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并没有完整信息,或者即使有,也会被不专心的行为者忽视。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们必须假设它们实际上无法取得最佳成果。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全球联系比以往更加密切，更加相互依赖，以至于一个地区的问题更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地区。她说：“依照大多数相互依赖的衡量标准，或者依照您能想到的所有衡量标准，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都比以往更深。”

泰森说：“而且在我看来，那意味着有必要在金融市场政策和资本流通方面增加合作与了解。我们拥有一个比以往复杂得多的全球金融体系，然而我们还不知道如何适当地管理这个体系。”目前，泰森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瑞信研究院和洛克·克里克集团投资公司担任高级顾问。

良师益友

泰森的父亲是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人，并能够督促孩子们实现自己的目标。1947年，泰森出生于新泽西州贝永市。她以最高荣誉毕业于私立史密斯女子学院，1974年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她的导师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是俄裔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他激发了泰森对苏联风格的计划经济的兴趣。在世界银行担任顾问期间，泰森研究了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éla Balassa）和发展经济学家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当时，在世界银行中地位最高的女性之一——进行了短暂合作。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过三年的经济学课程，1978年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那以后便在这里断断续续地授课。

她的父母曾建议她学商科。“我在上完一门课之后立刻决定转学经济学。我一直把经济学看作是从事公共政策的有力工具，于是我坚持研究经济学。而且我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宣布泰森将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后。

认为自己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我现在依然喜欢经济学。”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年度报告的作者之一，泰森看到了全世界女性取得的进步，然而进步的速度非常缓慢，且女性在政治代表方面的进步尤其滞后（见专栏2）。

与克林顿夫妇的交往以及对女性的拥护，使她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自然而然地支持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2008年6月，克林顿退出竞选后，她开始支持奥巴马。

除了为支持奥巴马总统而大声疾呼之外，她还是奥巴马无党派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由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米尔特（Jeffrey Immelt）担任主席。委员会的宏伟目标是通过投资美国企业以鼓励招聘、教育和培训员工参与全球竞争，创造就业以及吸引企业来到美国，从而寻找促进增长的新途径。

专栏2

女性进步缓慢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是对衡量全球女性现状所作出的一种尝试。

“我们分析了135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代表、经济机会、受教育或教育程度以及医疗保健方面存在的差距”，泰森说。她推崇将“平权搜索”作为发展合格女性的途径。

“我们从2006年开始衡量性别差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女性在获得经济机会和成为政治代表方面的进展最为滞后。放眼全球，担任国家决策制定职位的女性不足20%。”

与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合作撰写的报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关注男女差距是否缩小，而不是女性是否在‘性别战争’中取得‘胜利’。”

强调工作的相对性而非规定性。她说，报告进一步分析了最佳实践，例如政府如何尝试增加女性政治代表或公司如何改善女员工的招聘与保留。泰森在这方面拥有许多经验和想法。她是多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2003年，英国政府任命她研究如何改善公司董事会会议室的多样性。

她认为201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性别平等的部分对于汇总有关性别如何影响发展的研究尤其有用。

她说：“我从这份切合实际的报告中中学到了许多，其中一点是女性获得信用贷款的重要程度。我们知道，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小型企业普遍面临贷款难的问题。由于某些原因，女性获得贷款的难度更大，尤其对于由女性领导的小型企业更是难上加难。”

就业两极分化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成立了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提供思路和分析，以重振美国经济。泰森是委员会成员。她说，全球相互依赖、竞争和技术变革导致许多发达经济体出现就业机会两极分化的局面，高薪专业岗位、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以及低薪食品服务岗位、个人护理岗位和保护性服务岗位的就业率有所增长。

相比之下，中等技能白领和蓝领岗位的就业率出现下滑，尤其是制造业岗位。美国困难家庭大幅减少储蓄，以房屋净值作为抵押获得贷款，并增加债务以维持消费。这进而对2008年破灭的房地产和信贷泡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泡沫破裂之后就开始了痛苦的减债过程。

她相信美国正在投资三个主要领域，帮助国家创造和保留高薪岗位：技能和员工培训、基础设施、研究与开发。

她提到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桑戴尔·赫施瓦约（Sandile Hlatshwayo）以及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最近所进行的研究：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如何挖空就业机会，如何在技能和岗位分布中抑制工资增长，但她认为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过去被认为很有吸引力的国家出现了工资上涨现象。“中国的就业机会可能开始向其他国家流失。”

作为摩根士坦利、AT&T、银泉网络公司和世邦魏理仕集团董事会成员的泰森表示，全球竞争导致美国收入不均日渐加剧。她说，美国劳动力市场不利的结构变化源自三种力量：

- 技能型技术的改变，实现了日常工作自动化，同时增加了对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拥有大学学历）的员工的需求；

- 全球竞争和通过贸易与外包实现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消除了就业岗位，抑制了工资增长；以及

- 美国作为对生产和就业有吸引力的国家的竞争力正在下降。

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就业机会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麦肯锡的最新研究表明，有些国家（例如德国）正在针对这一现象采取应对措施，而美国逐渐成为了对生产和就业较为缺乏吸引力的国家。泰森表示，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相对下滑的原因之一是其教育体制存在缺点。泰森也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她说，美国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相关，且分布非常不均衡：贫困家庭的子女很难上大学。此外，虽然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工人达不到优质岗位的技能要求，但是在移民方面依然存在限制，这使美国吸引和留住外来人才变得异常困难。

何去何从

为制定一项有效的响应措施，美国做了许多尝试。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份非常有影响力的报告——《站在风暴之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警告美国正逐渐丧失在创新领域的竞争地位，呼吁政府加大研发、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以扭转局势。其他国家对该报告做了摘要，甚至从中借鉴观点，但是随后在一篇促人清醒的文件中，国家科学院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竞争地位继续下滑。

美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以及婴儿潮一代人正步入退休年龄的情况——给养老保险和医疗保健带来额外压力——增加了同时弥合所有差距的复杂程度，并且也要求政府作出一些艰难抉择。

泰森说：“挑战令人畏惧且不可避免。必须制定减少长期赤字的计划，以应对赤字增长，并扭转国家竞争地位下滑的颓势。我们必须加大创新基础设施的投入，甚至以减少我们在其他大多数政府计划上的投资为代价。”

她认为，尽管存在不利之处，但是更大的相互依赖性从整体上来讲会带来巨大收益。

“全世界在根除全球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重大技术突破成果；在为世界经济建立中产阶级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这都是相互依赖的一部分，但是相互依赖确实意味着一个地区的不稳定会快速蔓延到另一个地区。蔓延效果真实存在，会席卷全球，而且问题会快速出现。因此，这表明有必要增加多边合作。” ■

杰里米·克里夫特（Jeremy Clift）是《金融与发展》的主编。

参考文献：

- Cicarelli, James, and Julianne Cicarelli, 2003, *Distinguished Women Economist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 Clinton, Bill, 2004, *My Life* (New York: Alfred Knopf Publishers).
- MySpace Journal, 2010, *Interview with Laura Tyson*. www.myspace.com/video/vid/102580084#pm_cmp=vid_OEV_P_P
- Tyson, Laura, 1992,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 W. Dickens, and John Zysman, eds., 1988, *The Dynamics of Trade and Employment* (Ballinger).
-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ender Gap*. www.weforum.org/issues/global-gender-gap